

化、民族關係甚大，故詳述之。兩漢時之南北二道，由魏至唐，始終不絕者，唯南道，即由敦煌至鄯善達于闐之道，北道，即伊吾道，亦通行。唐滅高昌，西州內屬，其交通之便利，更無論矣。惟魏略所述之中道，則自苻秦滅前涼以後，即已荒廢，至最近仍未恢復，僅少數旅行家與獵戶通行而已。

三、宋高昌道及元之大北道與南道 自唐之末葉，中原混亂，勢力不能達西域，中西交通情形如何，難考其詳。史書所載，不過根據一二使臣所經行以見其一端而已。當五代之時，據新五代史四夷傳稱：石晉天福中，遣供俸官張匡鄴往于闐册封，副使高居誨爲記其行程，略云：

『出玉門關經吐番界，西至瓜、沙。又東南十里三危山。其西，渡都鄉河，曰陽關。沙州西曰仲雲，其牙帳居胡盧磧。……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，大屯城，仲雲遣宰相四人候晉使者。自仲雲界西，始涉鹹磧，無水，掘地得濕沙，人置胸以止渴。又西，渡陷河，伐檉柳置冰（水）中乃渡。又西至紺州，于闐所置也。』新五代史

四夷傳附錄

余在上章關於此記地名，略有考證：胡盧磧即莫賀延磧，大屯城即唐地志之七屯城（七當從新五代史作大）陷河爲且末河。今仍保持上說。如所說不誤，是張匡鄴所行仍爲古陽關大道也。沙海昂馬可波羅行紀引 Humber 譯匡鄴行紀稱：『匡鄴偕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經，時未遵北道，其由沙州赴于闐，係取道伊吾、高昌、焉耆而至于闐，亦即波斯某著作家所言百日程之長道也。』（三）與余所見相左。蓋 Humber 誤認仲雲牙帳居胡盧磧，即謂匡鄴經伊吾 今按下文文明云『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大屯城』，乃經行仲雲境域，並非經行仲雲牙帳，疑當時仲雲疆域直達且末以東也。下文又云：『自仲雲界西，始涉鹹磧。』即指羅布附近之沙磧，由史記正義引裴矩西域記及馬哥波羅遊記，均可證明。若由伊吾至高昌，雖如玄奘所記涉南磧，然既至高昌，轉西南至焉耆，似可由焉耆直達于闐，如法顯所行者也。不必又東南行，繞道且末，即紺州，方至于闐。故余不取 Humber 之說，而仍以爲匡鄴所行，即陽關古道也。